

淨·臉花·錘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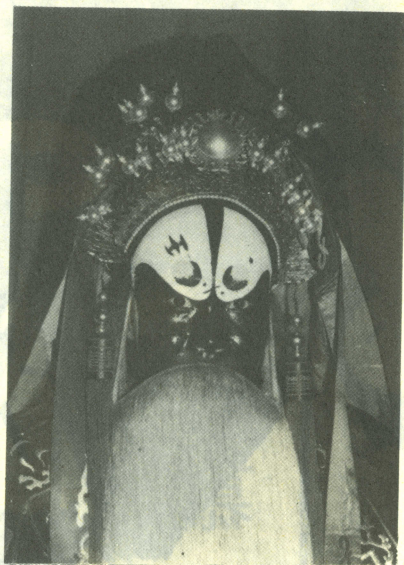
講演姐小波海王記

記錄：宋穎如
校訂：羅秉漢

前言

王海波小姐是一位十分特殊的演員——扮演花臉。印象中，舞台上的花臉，名符其實地臉上勾畫著各色油彩，聲若雷鳴；實在想不出，何以一名妙齡女子竟能扮演如此角色？難免，對她抱有種種幻想，充滿了好奇心。那天，她踏著急促的步伐，出現在我們的期盼下，更出於我的意料之外——清純秀麗，亭亭玉立，喝采！

在北青第三十五期中，柯中文學長已將國劇藝術故了一個概括性的介紹。平劇又稱為國劇，可稱得上為中國文化的代表；它除了具有娛樂人心的功用外，更保有中華民族文化的清華並寓有社會教育的功能。這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，不是三言兩語即可明瞭！因此，在本期北青中，請來坤淨名角——王海波小姐暢談有關花臉的一些淺顯知識，幫助同學們在國劇的藝術領域中，有進一步的接觸！



▲清純秀麗的
便裝照與
珠廉賽「中
李克用的花
臉扮像，實
在不容易連
想到是同一
個人

自我介紹

我是在民國五十八年進入海光劇校的，學平劇至今約有十三年了。進入海光，便將本名中間的一字換為「海」字，所以我是海字輩（第一期）的。進入海光劇校之初，並不分科，唸的都是基本科，讓我們去瞭解什麼是國劇及

國劇的基本身段，大夥一道兒練，一年之後，才開始分科。分科，是採自由、民主的方式，可依自己喜好選擇。因為我的個子高，若選了青衣，就沒人陪我唱；所以，我選了小生。以生角方面來看，小生的扮相較俊俏，所以才選小生。結果，學了兩年小生，我唯一在舞台上表演的一齣小生戲就是「轅門斬子」中的楊宗保；從戲一開始便跪在「待斬」，結果沒斬即下台了；唱戲，嗓子常給觀眾第一個直覺，而做戲，有時倒是其次。而我是一點小嗓子都沒有，上台站在那，老問斬，也無法培植。所以，演了兩年，只有轉行。通常，學生是不轉行的，同學中比較有名的像呂海琴或是魏海敏都是一進去便學這行，唯有這樣，經驗才愈多。我是在學小生兩年後，改學「老生」。學「老生」時，倒非我的扮相或嗓子條件不足，而是我開始時，同學們都已經學了兩年，本身我晚了兩年，所以趕不上。但那時，也沒想要改唱花臉，完全沒有！改唱花臉，是我機運較好的緣故。民國六十八年，我也有十八歲了；我們已開始在各地方勞軍、公開演出。在那個年紀大多數的男孩子嗓子都倒了，但一個花臉的角色，即使不唱也總得有個人站上去。當時，因找不到人替代，便找上了我。長輩們覺得我各方面都蠻合適的，又有嗓子，便叫我扮演那個角色。因為年紀輕，較不覺得害怕，加上一種「逮著機會站中間了，再不站就沒機會」的心理，我答應了。沒想到，他們認為我唱花臉，還蠻不錯的。我的啟蒙老師——陳元正先生，便教我學唱花臉。

從那時起我在校內便是位勞軍演員，只要是勞軍，一定是我的戲；目的就是安排我到處去勞軍，培植我唱花臉。我向陳老師學戲，有個好處，因為當時他是海光國劇隊隊長。在一個劇團裡，老師教了你戲，不見得就能唱，因為唱不唱這戲的掌權，在國劇隊長手裡。所以，現在學戲有一種情性——派出什麼戲，才學什麼戲。我的機會很好，陳老師帶我勞軍，不斷地教我戲，然後再到台北演出。